

## 网络空间：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变量探赜

卢 萧<sup>1</sup>，浦轶凡<sup>2</sup>

(1. 上海理工大学 环境与建筑学院，上海 200093；2. 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3)

**摘要：**网络社会的崛起使得人们的交往出现了“脱域”与“在场”两种不同的空间存在方式。人们的空间感受、参与角色、实践体验也都因此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经由网民群体交往互动而发生的交叠共振风险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行动逻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应对“虚拟空间”而产生的，是因人类社会交往方式、组织形式变化所引起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变化。因此，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线上与线下交织并存的特点，关注聚集在线上网络空间和滞留于线下地理空间的不同群体交互所产生的风险共振，旨在诠释网络空间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

**关键词：**脱域；缺场空间；网络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中图分类号：**G 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895X(2024)06 - 0565 - 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21010485

## Cyberspace: the Biggest Variable of Moral Education Innovation

LU Xiao<sup>1</sup>, PU Yifan<sup>2</sup>

(1.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The birth of the internet community has led to two different ways of spatial existence in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s: “unlimited domain” and “in presence”. People’s spatial perception, participation role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have all undergone corresponding changes. The risk of overlapping resonance that occurs during the interaction of netizens directly influences one’s ideological concepts and logic of action.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ises in response to the “virtual space” and results from changes in human communication and form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weaving and coexisting online and off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cuses on the risk of resonance generated by the interweaving and interacting of different groups gathered in online cyberspace and stranded in offline geographic space, interpreting the new trend of empower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yberspace and innovat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words:** take off the domain; empty space; network society; ideological politics education innovation

收稿日期: 2022 - 10 - 10

基金项目: 2022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22FKSB037)

作者简介: 卢 萧, 女, 讲师。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E-mail: luxiao@usst.edu.cn

在数字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所处的空间不能单纯以自然社会与人类社会作为划分依据。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嵌入社会空间之后,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分化叠加影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可以说,融合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的现代信息技术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行动逻辑。这无疑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相融的数字化时代,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成员从面对面、可触摸、可感知的传统场景,扩展到超越现实地理空间进行互动交流,且其行动逻辑并未感受到缺场的影响。这表明一种思想在场、身体缺场的互动交流模式得以生成。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重视线上、线下全景式空间的实践过程,通过社会空间分化这一思维“切口”把网络空间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增量,深入探究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机制,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

## 一、缺场化虚拟世界的生成及其特点

互联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互为倚重的关系,其特点是连接一切,超越传统组织、空间的界限。一方面,它是一种新的技术手段,抱持技术性特征;另一方面,“网络空间是一个不断生成的、流动的社会性空间”<sup>[1]</sup>。它是在“在场空间”基础之上,逐渐形成的一个互动的“缺场空间”<sup>[2]</sup>。换言之,现代信息技术群通过与人类社会的联结不仅生成了网络社会,而且体现了全面融入社会生活的互联网逻辑。本文拟解决:一是网络空间的虚拟性是否有虚假性?网络空间是否是现实空间的衍生?二是脱域与在场的空间感受有什么不同?线上线下两个空间的情境性区隔是怎样形成的?又如何弥合?

### (一) 网络空间是与现实空间分离且并存的虚拟化的“缺场空间”

现代信息技术群的发展更迭为人类社会创造出了一个相对于现实空间而言的虚拟化网络空间,并且成为联结来往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之间的重要渠道。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网络空间不仅要从技术角度去解读,更是要挖掘其所指向的社会性意义。

第一,网络造就了虚拟空间,但虚拟性不等于虚假性,也不同于虚无性。

首先,从中国社会的网络化发展来看,民众触网已达10.79亿,76.4%的网络普及率深度嵌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国社会的网络化发展,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速度上都居于世界前列,并且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展开形式。”<sup>[3]</sup>就此而言,网民在网络空间的活动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尽管它在形式上是脱域的、虚拟的,但从内容上来说,它却是一个十分丰富、真实的社会空间。在网络空间,人们通过微信、QQ、微博、虚拟社交网等形式交流,并以其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信息传递方式渗透到社会成员的日常琐碎生活中,将信息交互传递性发展到极致。因此,网络空间已经不能简单称之为虚拟世界,而成为社会空间的基本构成部分。

其次,互联网为现代人营造了一个特定的活动场域与社会文化场域,使人们的社会生活有了线上与线下之分,行动也有了在场与缺场之别,甚至出现了思想在场而身体缺场、身体在场而思想缺场的现象。也正是由于互联网依靠信息流动扩大了行动者的行动空间,使得缺场之物与缺场之行动、思想在场而身体缺场的现象成为常态。但是,究其人的本质而言,网络主体并不会因为其所处场域的转换即以现实空间为主的线下场域与以虚拟空间为主的线上场域的频繁切换而导致人的本质发生改变,其依旧遵循着马克思所言“人的社会性本质”。因此,网络空间在本质上还是现实的人根据自身需求运用数字符号所进行的一系列实践活动。

相反,线下既有的社会制度、伦理规范、道德准则也被挪移到网络生活空间之中,成为现实社会生活的网络延伸。例如,各种网络暴力现象、舆情蔓延乃至网络群体事件等等网络社会问题,其实都是线下现实生活矛盾冲突关系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加之,由于线上与线下二者相互渗透、交切、交互影响,也可能形成更为复杂的叠加矛盾与冲突现象。

第二,脱域(缺场)与在场的不同空间感受。

所谓“在场”是一种有着明确的地理空间、面对面的“在场”(presence)互动。而缺场(脱域)则意味着空间(space)与身体在场的地点(place)相互分离。它不再是以面对面的形式进行互动,并且这个场域“是一个面部表情、身体动作、特定场所、具体环境都不呈现出来的缺场空间,是以信息流动、语言交流、符号展示和意义追求为主要内容的流动的网络空间”<sup>[4]</sup>。而在万物互联的今天,人类的存在方式已因互联网的全面渗透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互联网早已成为人们生产生活须臾不可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上线”则是常态。对现代人来说,一周没有网络,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脱域(缺场)与在场的空间感受有着较大的差别。从人际交往范畴来看,互联网使得个体社会身份不断衍生,呈现多重化与弥散化的特征。

“虚拟空间的流动性”和社会身份的“多重化”,使得每个人在网络空间中都是“无形的他者”。在身体隐退的虚拟空间里,有助于个体主体性挺立,给社会增加丰富色彩。然而身体的隐退,极易导致责任的飘零。加之,网络海量的信息泡沫,放大了中国社会剧烈转型同网络社会的相遇叠加时所呈现出来的危机与矛盾,这不仅会产生各种难以预料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而且会加重民众的焦虑与价值沉迷。

从信息分配来看,互联网由于技术层面的扁平化,信息分布呈现出共享的特点。人们可以通过网站、微博、微信、网络论坛等形式,“简单便捷”地复制、传递信息,开辟出具个性化的交流空间。让网民平等地拥有信息、分享信息、创造信息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互联网扩大了公共领域空间。互联网首先将现实公共领域移动化,然后再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融合,模糊二者边界<sup>[5]</sup>。诸如微博是私人领域公共化,微信是公共领域私人化,这些足以可以让一个热点成为全民的盛宴。从网络社会生活来看,缺场交往既受现实社会影响,反过来,新型的网络关系也会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嵌入现实的社会制度中,影响乃至重塑现实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当然,线上触发与线下活动相结合,也会呈现出更复杂的现象等,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行动逻辑。

除此之外,互联网建构了主体之间普遍连接的社会空间,也导致了网络空间和网络主体日益走向碎片化的空间格局。一方面,随着网络空间的不断拓展,社会成员日趋失去进入网络空间的自主权,并且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了信息互联的网络化进程之中。另一方面,网络空间及其主体也呈现出碎片化的空间格局,它不仅在时间维度上发生裂变,更是在空间维度上得以延展。

## (二) 网络社会两个空间的情境性区隔的形成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群的迅猛发展,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已然无法与其分离、割裂。换言之,“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方面,正在或已经按照互联网的方

式组织起来”<sup>[6]</sup>,可以说现代信息技术群“撼动了各种制度,转化了各种文化,创造了财富,又引发了贫困,激发出了贪婪、创新和希望,同时又强化了苦难,输入了绝望”<sup>[7]</sup>。因此,社会结构转型中出现的社会分化与社会分层现象,现实空间中的分层与排斥,也普遍折射在网络空间里。其显著表现就是网络群体之间的区隔与排斥,只不过这种表现在网络空间中主要是以对信息交流的掌控的形式所呈现。简言之,一旦离开了网络信息交流,就等于盲人摸象。

所谓网络空间的情境性区隔,“与地理环境中的空间区隔不同,这里论述的是网络信息交流中的空间区隔,它既是信息交流的一种隔离,也是对信息隔离的表象”<sup>[3]</sup>。

第一,由数字鸿沟所引致的一种空间区隔问题。事实上,在数字化发展的当下,互联网普及率也传达出仍然有一部分社会成员还未触网。东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互联网普及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意味着在数字化时代,中国网络社会的发展尚未达到平衡,较之于触网的社会成员而言,未触网的社会成员是处于严重被动落后的状态,甚至被社会甩到底层。

第二,网络群体性区隔的形成。中国网络社会的群体性是中国社会的本土性特征在网络空间的呈现。费孝通所描述的中国注重乡土(亲情)的熟悉社会仍然在发挥作用。即便是处于普遍联系且畅通无阻的网络空间,“无孔不入的信息技术或网络信息,也要被伦理关系、熟悉关系联结而成的差序格局间隔起来……变成了网民在网络交往中的信息流动圈子效应”<sup>[3]</sup>。

互联网的开放性、共享性等特征为网民提供了相对公开的信息交流与分享互动的渠道,然而这种公开与分享存在相对的范围约束,一定程度上仅限于特定的网络群体内、特定的朋友圈的互动与交流。这就表明,互联网之于不同的网络群体存在一定的封闭性与边界性。换言之,网络群体在进行信息交流与分享互动的过程会受到互联网的限制,导致网络群体间信息的被间隔以及网络交往的被迫中断,进而导致信息阻隔与排斥。

当然,网络群体的空间区隔同现实生活中的空间区隔相比更为复杂。因为在网络空间,网民们既能接受官方媒体发布的海量信息,同时也能接受网民自媒体源源不断的海量信息,人们很难甄别、精准判断这些不在身边发生的事件信息,进而也无法



得到正确的结论,很容易产生信息焦虑,乃至由于不明真相而由此产生与主流意识形态对立的错误观念。

## 二、交织并存的风险场域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巨大的冲击

显然,互联网的加速发展促使空间分化为性质不同却又彼此交织的两个空间即以现实性为主的“在场空间”与以虚拟性为主的“缺场空间”。其中“缺场空间”更是成为一个经由网民群体的交互行动而发生交叠共振且风险频发的“风险场域”。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实现线上与线下的接榫,以化解社会风险?如何浸润灵魂,直击灵魂,弥合网络群体之间的阻隔与排斥,让生命的疆域更加宽广,让生命色彩更加丰富,让受教育者内心悦纳?等等。这些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关节点。

### (一) 两个空间交织并存带来的风险

现实与虚拟两个空间因交织并存而产生巨大风险。一是,当前社会处于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加速时期,导致现实空间受到转型带来的“时空压缩”,众多历时态风险随之滋生积聚并延伸至虚拟的“缺场空间”之中,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与冲突。二是,在虚拟的“缺场空间”里,“过度关联的放大效应和网络行动者的身体不在场,引发了网络社会中不确定性和可能性的极度增长,从而导致社会边界模糊、流动性权力凸显、行为不确定加剧以及社会认同碎片化等社会问题的产生”<sup>[8]</sup>。我们无法阻止人的欲望进入这一全新的、充满诱惑力的空间逻辑中。网络群体既能因互联网的存在而达成对话与交流的共识,但也能因互联网的存在而发生分化的可能。

从技术层面上看,在数字化时代,现代信息技术群看似为人们提供了方便快捷的交流形式与渠道,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但是这种因网络、数字技术所强化的个体联系只是表面意义上的,而非实质性的意义。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群的智能性、科技性、快捷性,人们对其的依赖程度日渐加深,可以说,在意义交流层面,现代信息技术群介入的反作用则是个体之间连接的疏离。一方面,由于普遍存在网络群体性、区隔性,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疏离。另一方面,时空因网络社会的崛起逐渐呈现“时间

的空间化”“空间的时间化”趋向,随之空间的流动性取代其本身的固定性,使社会成员的实践行动与其实践的空间之间失去了确定的联系。时间的空间化使社会成员的实践行动丧失顺序性。由此,差异化的个体借助于互联网自主打造自己,铺天盖地奔泻着一种兴奋,乃至出现富者喧嚣、贫者折腰、富者摆阔、贫者献媚、有些人装腔作势、有些人顶礼膜拜等社会问题,让社会整体价值观素面朝天地。人们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便捷与喧嚣的同时,也伴随着恍惚与孤独,这给社会带来风险。

总之,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极易使社会成员在信息快速发展中不知所措,从而加剧人们的风险感知度。

### (二) 时代的转场倒逼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转换

现如今,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已经难以解释网络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所产生的各类现象与问题。我们必须另辟蹊径,转换固有的思维模式与思考视角,以时代转场为契机,以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为切入点,重新审视其活动现象,击碎现实与虚拟两个场域之间的空间区隔,以双向互嵌弥合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线上与线下”缝隙,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使命。

第一,时代的转场要求人们以新的思维方式,在新的视野中观察网络引起的变迁。实质上,数字化时代,互联网正在创造新的数字文明,并且现代信息技术重塑了人类社会的固有结构,改变了社会成员的实践模式。然而,现阶段对于网络社会的研究尚未“形成一个整合性的概念,从而无法真正揭示网络社会问题的结构与机制,无法阐明各种网络社会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sup>[8]</sup>。正是由于学界并未把网络引起的社会变迁纳入视野,致使缺场空间与在场空间的经验事实缺乏勾连,网络长期被埋在虚拟空间,使网络思政长期处于方枘圆凿状态。因此,加速互联的转型社会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亟待需要一种综合性的整体的分析视角。

第二,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精准认识与把握。在思想政治教育变革中,为了应对“虚拟空间”,学界提出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并对其结构性相关议题进行了研究。当下学界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经历了一个把网络作为载体与新的技术手段转换到把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环境,再转换到把网络社会作为又一次深刻的社会结构转型,参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建构的过程<sup>[9]</sup>。因此,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既不是在网上做思想政治教育,也不是网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社会交往方式、组织形式变化所引起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变化。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空间拓展,是因社会成员的网络化行为发生从实体向虚拟实践的变化。这就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亟须重视网络社会空间,并在网络空间寻找其创新的生长点。

最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针对网络社会新特点而提出的,不同于以往的教育方式。它对重要的网络社会事件进行信息甄别、判断真伪,并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疏通与引导公众舆论,维护合法有序的网络秩序。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还以互联网为手段、平台或途径,快速便捷地与网民沟通互动,克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传递低效和反馈迟钝等问题。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在线上与线下接榫与全面贯通。厘清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与特点,有助于我们转换研究视角,采用一种整体思维方式,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在线上与线下的全面贯通。既把网络社会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载体,也把网络社会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时代背景,更把网络社会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的内容。当我们在使用的“网络社会”概念上,以网络化为前提条件,理解社会转型下“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新特点和新问题指出其特点;厘清“现实”和“虚拟”两种空间里,社会成员在互联网的实践体验与经验,以矫正网络空间的区隔、撕裂与异化现象;更新理念,转换视角,应对社会结构转型中人们精神领域中的诸多新问题,进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引领人们向着美好生活迈进。

### 三、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之路

网络空间作为思想激荡的最大阵地,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社会思潮的必争之地,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一个新的生长点。谁占领了网络制高点,掌握了网络发展主动权,谁就能赢得群众,进而赢得未来。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率先占领制高点,扩大思想政治教育覆盖面,守好网络阵地,把互联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关键。

#### (一) 网络空间的弥散性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性,关键在于厘清网络空间的特点。第一,把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的优化定位在社会文化层面。互联网的出现,导致人们的

社会生活形成了“线上”与“线下”两个社会文化活动场域。网络群体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行为习惯势必会带到网络空间,影响着网络思维。就此而言,我们面对的不是传统同质群体的一个教育场所,而是复杂交织的网络场域。因而,从教育的目的到教育内容再到教育形式等都必须创新,以帮助人们自主学习,澄清疑惑,锻造个体品格。除此之外,我们优化网络空间环境的问题,也应定位在社会文化层面,改善人们网络生活环境质量,促进网络社会文明进步,创造出更加辉煌的灿烂文明。它旨在为人们舒展和张扬其自由个性,营造出更加文明、有序的环境条件。

第二,优化网络环境,拓宽思想政治教育覆盖面。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今天,其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火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sup>[10]</sup>通过互联网这一主阵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覆盖面,发挥网络空间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最大变量的积极作用。创建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收集APP等自媒体阵地等等,引导和调节各类网络主体的网络行为,维护良好的网络社会生活秩序,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凝聚共识,弘扬中国精神,凝练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 (二) 网络主体流动性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实质上,网络主体是数字代码的外化形式,通过数字代码这一符号在网络世界自由流动、变化。主体身份,可以随意建构。因此,网络主体成分极其复杂,有参与者、有旁观者,更有搭便车者。数字代码外化为网络主体实现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它撼动了传播场域中的权力结构。更为重要的是在网络空间,主体各自拥有自己重要力量,享有平等的话语权。此时,思想政治教育如果采取传统机械式的说教灌输态度,势必引起反感,站在了网络的对立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主体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网络空间,直接影响到网络空间的发育。

网络行为主体由于形成了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调适和自我发展的特点,其身份的平等性与匿名性使得个体心理不设防、思想开放,并能借助个性化、生活化的语言与图像等形式,体现自己诉求,这不仅畅通了教育双方的语言与情感的沟通,弥合网络群体性区隔,还彰显了个性。因此,思想政治

教育必须改变传统硬性灌输,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共同参与、多元联动、平等化的紧密合作关系状态中,充分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以达到教育的目的。唯有如此,才能在意义连接中实现社会整合,帮助人们从外在的喧嚣走向自我的丰盛,进而使整个网络社会生活走向文明有序的轨道,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值得注意的是,各种主体力量的强弱划分不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高的主要标志,对于实效性的界定关键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能够形成良性对话与互动的渠道。通过构建精英主导的多元主体互动模式,针对不同的重点教育对象,展开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既重视领导干部、公众人物,青少年,先进模范等特定精英群体,加大教育力度,克服更大困难,强化思想政治教育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又关注底层百姓,引导他们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建设。进而让受教育者能够自觉接受教育内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当然,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责任意识的激活与身体的在场尤其重要,身体的在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否认,互联网影响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并已经熔铸在现实社会中。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社会可以取代所有的在场行动逻辑。事实上,人类日常生活永远不可能脱离身体在场的现实生活环境,在场社会形成的各种理论与研究方法仍然发挥作用,而且更具有形象性与渲染性的主体在场烘托,更能达到“掌握群众”的目的,对受教育者的影响更为深刻。网络主体借助图文并茂等载体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传播与渗透,使个体能够愉悦地接受思想的启迪和心灵的浸润,也使得整个教育活动过程具有可欣赏、可触摸、有温度的踏实感,进而发自内心地认同教育内容。

#### 四、结语

当下,网络空间的崛起可以一种崭新的媒介形态呈现。随着VR、AR、MR等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发展,数字技术丰富了一般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将内容与形式二者加以叠加、扩充,实现网络空间中新的主客体交互方式,网络客体也会因数字技术的发展以非完全真实的、虚拟的形式而存在。在媒介技术呈现更高级形式的状态下,网络空

间也实现了场域的跃升与重塑——从二维空间转向三维空间,网络客体能够借助外在力量以一种虚拟的身份进入网络空间。恰恰因为现阶段的网络空间已经不仅局限于互联网这个场域,而是延伸至更大更广阔的虚拟空间,在这种虚拟的身份中,网络客体更加注重自己的感知与体验。因此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面对网络客体的虚拟性、不确定性,其深入网络客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和行为的引领,也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要在原来客体自身结构基础上,以一种扭转叠加,既有相互重叠又具拓展的思维方式,这种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可以是以原先要素本身而存在,通过叠加转变转换视角,呈现一种艺术性的效果,进而给网络客体一种全新的感受。这种全新的感受能够让网络客体沉浸式地、全身心地体验,以此来感知思想政治教育,从而实现网络空间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效能。总而言之,数字化时代给我们提出了重新认识社会结构、重新设计社会制度、重塑思想政治教育的厚重课题。

#### 参考文献:

- [1] 陈宗章. 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领导权与价值秩序的结构[J]. 理论与改革, 2015(2): 5-8.
- [2] 刘少杰. 网络化的缺场空间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调整[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15(1): 57-64.
- [3] 刘少杰. 中国网络社会的集体表象与空间区隔[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8(1): 58-65.
- [4] 刘少杰. 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空间分化与冲突[J]. 社会学评论, 2013, 1(1): 66-74.
- [5] 张加春. 嵌入性信任: 网络社会下的信任关系[J]. 中州学刊, 2016(6): 162-167.
- [6] 张兆曙. 互联网的社会向度与网络社会的核心逻辑——兼论社会学如何理解互联网[J]. 学术研究, 2018(3): 51-58.
- [7] 曼纽尔·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M]. 曹荣湘,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8] 黄少华. 风险社会视域中的网络社会问题[J]. 科学与社会, 2013, 3(4): 14-22.
- [9] 卢岚.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从概念建构到关联性议题审视[J]. 理论与改革, 2018(6): 112-121.
- [1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责编:程爱婕)